

# 建立我国遗产保护教育体系管见

路 芳 彭兆荣

**[摘要]** 在遗产运动如火如荼的今天,中国的遗产保护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遗产体系,而体系的建立,需要人才的管理以及公众的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一些国家在这方面都提出了具体的主张并诉诸实践。本文通过对遗产教育国际背景以及相关国家经验的介绍,对我国的遗产教育提出了一些思考。

**[关键词]** 遗产教育 公众教育 专业培训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890(2011)01-010-07

## 相关国际背景

随着世界遗产名录的增加,对这些遗产从保护、保存,以及相关主题、问题和事务,如开展旅游与遗产地的合作,培养遗产管理专业人才,在学校开设遗产教育的课程等就变得日益紧迫。同时,随着各地申遗积极性的不断高涨,如何理性认识遗产,享用遗产,也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都迫切需要遗产教育的参与,因为教育是一个过程,它包括了众多因素:如可支配的时间、师生比、教育内容、经济支持、教育自身的发展、社会的期望值。<sup>①</sup>通过遗产教育,可以使公众了解遗产的内涵与意义,学会享用遗产,从遗产中发现过去生活与现在生活的异同,产生对遗产的兴趣,进而对自己或他人以及整个人类所生存的空间、历史、生态、族群等深邃的文化特征也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更加热爱自己的生活环境与文化,更能尊重他人文化。

遗产保护的教育问题对于年轻一代尤为重要。为了鼓励下一代能够参与到遗产保护活动中,让他们意识到遗产所面对的威胁,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注重遗产保护教育体系的建构,已经开展了一系列规划与行动:在保护公约中制订明确的教育计划、进行世界遗产教育、出版遗产教育资源工具包、组织“小遗产”(Patrimoinito,西班牙语)系列活动、整合与其它机构的资源进行遗产教育、开展遗产保护青年志愿者各种活动、开设各种青年人论坛等。(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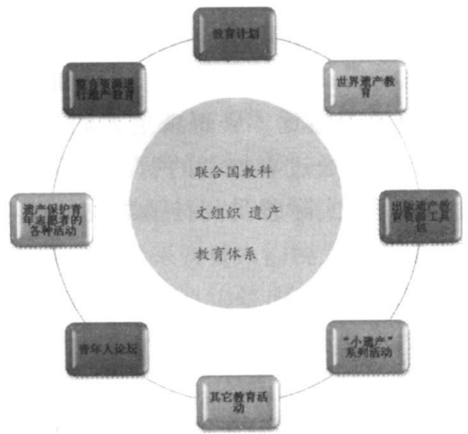


图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教育体系

一、教育计划类:联合国教职工科文组织早在1972年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

**[作者简介]** 路芳(1971-),女,云南民族大学讲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类学系访问学者,厦门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彭兆荣(1956-),男,江西泰和人,文学博士,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福建厦门,361005)

① Carson, Sean (1978): Introduction in Carson, Sean (e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London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Ltd

第 6 部分第 27 条里就明确列出教育计划, 并提出:

1 本公约缔约国应通过一切适当手段, 特别是教育和宣传计划, 努力增强本国人民对本公约第 1 和 2 条中确定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赞赏和尊重。

2 缔约国应使公众广泛了解对这类遗产造成威胁的危险和根据本公约进行的活动。

2003 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第十四条“教育、宣传和能力的培养”中, 也提出: 各缔约国应竭力采取种种必要的手段, 以便:

(一) 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中得到确认、尊重和弘扬, 主要通过:

1 向公众, 尤其是向青少年进行宣传和传播信息的教育计划;

2 有关社区和群体的具体的教育和培训计划;

3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尤其是管理和科研方面的能力培养活动;

4 非正式的知识传播手段。

(二) 不断向公众宣传对这种遗产造成的威胁以及根据本公约所开展的活动;

(三) 促进保护表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需的自然场所和纪念地点的教育。

在《世界遗产公约行动指南》(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2008) 中, 也提到国际遗产委员会鼓励和支持教育资料、活动和计划的开展, 并对开发与国际遗产相关教育活动的中学、大学、博物馆或地方及国家教育机构给予国际援助;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青年人世界遗产教育计划(The UNESCO Young People's World Heritage Education Programme (WHE Programme)) 一直在探求一种鼓励未来的决策者能够参与到遗产保护活动中, 并能够积极参与到如何应对当前遗产所受威胁的计划中。自 1994 年开始, 该计划就开始为青年人提供了从地方到全球领域的有关遗产保护的必要知识、技能、信息网及保证, 让青年人有机会学习有关世界遗产地、自己与他人文化的历史与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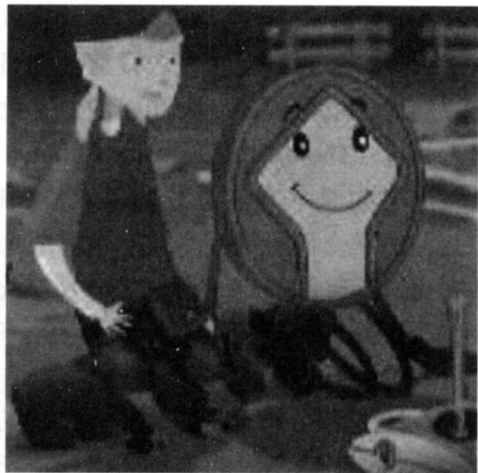
有关生态与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的知识。

二、遗产教育资源工具包: 针对世界遗产保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了一套国际遗产教育资源工具包(World Heritage Educational Resource Kit): “世界遗产属于青年人”(World Heritage in Young Hands), 目的是基于跨学科的方法, 使教师通过课程来唤起青年人对世界遗产重要性的认识; 这个工具包倡导通过讨论和倾听他者叙述的方式, 使得认同被再次加强, 同时促进相互尊重及对多样性的尊重, 通过这个工具包, 在青年人、教师、遗产专家以及投资者对当地和世界遗产的共同学习中和相互欣赏中, 把他们联系在一起。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9 年 9 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期间, 也出版了一套相对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工具包(The Kit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该工具包是一套促进或确保政府、社区、专家、相关的联合国机构、非政府组织或个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 2003 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加强理解的基础资料和教学参考资料, 从八个部分解释了公约的相关问题: 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3 年公约形成的过程; 公约的贯彻实施; 公约形成的背景;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经常碰到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识别与清单造册;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 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案例阐释。

三、整合与其它机构的资源进行遗产教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非常重视高等教育在遗产保护中的作用, 认为高等教育对于世界遗产地长期发展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此, 世界遗产中心(WHC) 与致力于对文化、自然遗产进行保存、保护和管理的高校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大学与遗产论坛(Forum UNESCO - University and Heritage) 建立了联系, 大学依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终极目标向下一代传授和平、对话及对文化尊重的素养, 把遗产保护的专业知识与学术研究相联系; 通过学生、大学教师的交换, 共享项目、活动、出版物、研究、计划等, 达到调动具有文化与自然遗产学科或与之相关学科资源高校积极性的作用, 达到共享理论知识、实践知识以及实际能力(Knowledge, know-how and competences), 并加强大学、学科以及遗产专业人员之间的合作;

鼓励大学教师与大学生参与到遗产保护项目中;通过遗产促进文化间的对话,整合大学、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和修复中心 (ICROM)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国际博物馆理事会 (ICOM)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ICOMOS)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 等的资源。该论坛成立于 1995 年,到 2009 年止,已经举办了 12 次论坛,发表了很多论文,促成了几十个保护项目,成立了多个工作室,有全球范围内 400 个大学参与进来,对多个专题进行了讨论。<sup>①</sup>



四、组织“小遗产”(Patrimo nito) 系列活动:  
“小遗产”<sup>②</sup>是由一群操西班牙语的学生于 1995 年在参加挪威卑尔根举行第一次世界遗产青年论坛 (World Heritage Youth Forum) 的一个工作室时所创立。2002 年,以“‘小遗产’的世界遗产奇遇”命名的卡通系列片在那些“小遗产”所介绍的世界遗产地首映,影片介绍了这些遗产地、它们所面临的威胁以及保护它们的措施。“小遗产”活动充分体现了“由青年人制造,为了青年人”的特点:故事脚本从中学生如何提高对世界遗产的重要性的意识以及他们在保护世界遗产中的作用为主题的一次竞赛中获得,该竞赛于 2002 年在世界遗产公约颁布 30 周年庆典时由世界教科文组织主办。选出来的脚本被专业人士通过卡通绘制并制

作成光碟供全球范围的学校及世界遗产青年活动中使用,现在,这些卡通片已被当作非常有用的教学辅助资料。

五、青年人论坛:2007 年在新西兰克莱斯特彻齐,在世界遗产委员会 31 次会议期间,举办了亚太世界遗产青年论坛,来自亚太地区的 30 名学生和 36 个代表团在新西兰深化了他们对毛利人与太平洋遗产的知识,参加者不但获得从课堂外获取知识的机会;也引发了他们对世界遗产的兴趣;了解了遗产保护技术;2008 年世界遗产委员会 32 次会议期间,又有 30 名青年人齐聚加拿大,通过参加各种工作室,参加者们就共享人类遗产、自然遗址、文化遗产的保护等专题进行了讨论、并通过工作室的形式了解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 (WHC),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UCN) 等机构与世界遗产保护相关的专门知识,增强了他们对世界遗产的兴趣并通过会议的形式加深对世界遗产委员会作用的了解。

在这过程中,青年人也被鼓励在与世界遗产相关的领域共享他们的知识与经历;2009 年世界遗产委员会 33 次会议期间,在西班牙塞维尔举行了第一届葡萄牙殖民国家世界遗产青年论坛 (First Ibero- American World Heritage),参加者来自 9 个讲西班牙语的国家,在该次论坛上,这些参加者学到了保护和保存自然和文化遗产的新技术。该论坛还计划在 2010 年为 12-15 岁、主要来自说西班牙语国家的参加者开办第二届葡萄牙殖民国家世界遗产青年论坛,主要目的是让学生们认同、接受对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的个人与社会责任、并在地方、国家以及全球领域内的文化与自然遗产的保护中起积极作用。

除此之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组织遗产保护志愿者活动,通过一系列针对青年人的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年轻人一个机会表达对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的担忧,同时也通过这些活动,全世界的青年人能够参与到遗产的保护的活动中。

① 参看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um UNESCO- University and Heritage <http://whc.unesco.org/en/activities/45/>

② “小遗产”, Patrimo nito 是西班牙语,这是一个代表年轻的遗产守护者的符号,是根据象征文化与自然遗址相互依存的世界遗产徽章而设计的:中间的方形表示由人类创造,圆圈表示自然,这二者是亲密结合在一起的,徽章的圆形象征世界,同时也是保护的象征,资料来源: <http://whc.unesco.org/en>

## 相关国家案例

一、澳大利亚遗产教育体系：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遗产保护的教育与宣传，例如在澳大利亚的博物馆、旅游区或遗产地，经常可以发现学生的身影，而且大多以小组为单位，在对博物馆的知识与管理进行学习，而博物馆也有专门的部门和经过严格训练的具有教育、考古、导游以及博物馆或旅游区相关背景的人员对学生进行讲解，加上博物馆的实物陈列、多媒体展示、以及放映技术等，为学生提供了一个现代的、交互式的、吸引学生兴趣的可供讨论的论坛，让他们在讨论与观看中深入了解与博物馆陈列相关的知识，并能引发学生的进一步思考与讨论。而且，大多数博物馆还提供了很多在线的材料，帮助观众了解更多的知识。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澳大利亚就认为通过鼓励发展需要特殊技能和培训的遗产教育；开展特殊领域的培训；鼓励一种引起对遗产价值的普遍欣赏，同时加强人们对自己遗产的理解之教育是一个必要的措施。<sup>①</sup>因此，在进行遗产保护教育过程中，他们认为需要重点考虑以下几方面：（1）培训手艺人；（2）组织高等教育研究所做相关的研究；（3）遗产理事会对投资项目的控制以及在技术上的支持；（4）出版投资项目的研究成果；（5）组织有关项目经理以及工人参加有关建筑物保护的国家的、地区的、以及地方的研讨会或工作室；（6）开发国家数据库；（7）需要开发、推荐国家的遗产教育政策并优先考虑实施这一项政策；（8）需要进一步开发项目对其他民众解释原住民文化、原住民遗迹理念、价值与重要性；

在原住民遗产保护方面，澳大利亚提出了本国的原住民文化的遗址和教育保护策略，强调原住民遗产的价值，因为这是对 40 000 年不朽的、适应环境和文化的成功记录；原住民遗产是由遗址、语言、社会秩序、庆典活动以及现在的传承人组成的，它应该作为一个整体被传下去。通过

建设，澳大利亚的遗产教育现在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这过程中，澳大利亚政府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在澳大利亚政府的网站上可以发现有关遗产教育的非常详尽的信息，有供教师参考的教师资源、有关遗产的竞赛活动以及遗产相关案例资料。

为了鼓励孩子们了解澳大利亚的世界遗产资源，澳大利亚环境、水资源、遗产与艺术部启动了“澳大利亚世界遗产教育运动”以促进学生对澳大利亚 17 个世界遗产地的理解与鉴赏。<sup>②</sup>通过在官方网站上提供一系列的课程资源，以帮助中小学生学习世界遗产。并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设计了不同的教学内容，目的主要帮助学生了解世界遗产是什么？哪些是世界遗产，它们在哪里，它们的价值是什么以及他们为什么是世界遗产等问题分别进行 20 学时左右的遗产教学设计，这些材料教师可直接从网站上下载使用。通过遗产教学，学生们知晓了哪些是属于澳大利亚的文化遗产？哪些属于自然遗产，哪些属于复合遗产。5、6 年级的学生会 SWOT 分析法（即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分析法）分析遗产的价值，使学生学会分析为什么这些地方需要保护、它的特殊的价值是什么？它的文化的重要性是什么？为什么是历史的重要的一部分？

澳大利亚在遗产教育中还向学生介绍什么是遗产公约；澳大利亚怎样实施公约；并指导学生学会使用网站资源查询相关资料，了解全世界的遗产名录、澳大利亚世界遗产所占的比率，知晓世界遗产公约组织参加的国家的作用与责任；哪些世界遗产收到什么样的威胁；并思考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对于 9、10 年级的学生，除了基本的遗产知识外，还引导他们做更深的思考，学会评价一个遗产网站的信息，表达是否清楚、是否有误、是否有趣等，并学会解释为什么气候变化会破坏如大堡礁，人类的哪些行为威胁到大堡礁等；同时，还需知晓申请世界遗产名录的标准在课程结束时，学生通过小组活动进行研究后，

<sup>①</sup> Sullivan, S (ed) (1995). Cultural Conservation: Towards A National Approach. (Australian Heritage Commission Special Australian Heritage Publication Series Number 9)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P. 534-535

<sup>②</sup> 参见 <http://www.environment.gov.au/heritage/education/index.html>

还将对所调查的遗产地做一次展示, 内容包括: 位置、用途、特点、达到的标准、价值、面对的威胁、采取的措施或建议的措施、以及遗产地的管理等。<sup>①</sup>

通过这样的遗产教育以及网络上详尽的案例分析, 学生不但对澳大利亚的遗产有了基本的了解, 而且熟悉了澳大利亚遗产保护的实施, 同时也在学习中了解了澳大利亚的历史以及做研究的方法, 让学生开拓了视野, 增强了兴趣, 同时也为遗产保护做了很好的宣传与教育。

二、英国的遗产教育体系: 在英国, 遗产委员会成立了一个教育部, 在九个地区均配有全职的教育官员, 有专门负责继续或成人教育的、也有专门负责国家遗迹记载的。所有的官员都具有在遗产教育方面的教学资格或是任职与经验。<sup>②</sup>

另外, 英国考古委员会 (the Council for British Archaeology) (CBA) 近 60 年来一直致力于考古学在正式或非正式教育里的延续, 他们认为通过对历史环境研究的考古学的学习, 老师和学生会习惯于就过去的自然规律证据来提问、然后找出解释, 这些问题还能通过阅读现存的文档资料时来加深理解; 对于没有文档资料的问题, 学生则学会用现存的自然遗留物来自己解释问题。这样, 学生就会得出各种各样不同的解释, 而这种解释就是良好教育的核心——各种年龄的学生在这种方法中习得了为解释自己的问题而用钻研的眼光来思考。<sup>③</sup>

英国国家课程大纲 (English National Curriculum) 也提出: “要教会小学生意识到过去是可用不同的方法来表述和解释的, 要向他们说明原因”

(国家课程大纲 2002, National Curriculum 2002)<sup>④</sup>。“通过建立一种‘认知上的不和谐’ (cognitive dissonance), 通过提出问题让‘无声的 (dumb)’ 证据‘说话’, 让孩子们进入一种完全不熟悉的思维模式 (mindset), 让孩子们用证据来构想出问题的答案, 这种结果就是一种建构、一种解释, 为了评估必须通过用某种方式交流、表达、绘画、撰写的某种证据。<sup>⑤</sup>”因此, 在这种个人的建构过程中, 孩子们学会了对同一个事件或地点找出不同的解释, 也知道了历史是怎样被建构、被呈现的, 为什么会有不同, 在这种学习中, 不但让学生学会了审慎的方法、而且还能培养兴趣。

英国遗产委员会 (English Heritage) 提出“历史环境应该被放在教育的中心位置” (English Heritage 2000 23)<sup>⑥</sup> 2000 年英国公民课程大纲 (English National Curriculum 2000) 提供了机会来介绍遗产的价值和含义的概念。<sup>⑦</sup>因此, 这种教育的方式不仅让学生了解了遗产, 理解了遗产的价值与含义, 而且还学会一种学习、研究方法, 并且让学生带着问题思考, 带着兴趣学习。

### 建立我国遗产教育体系的必要性

我国自 1985 年加入公约以来, 截止 2010 年 8 月, 已有 40 项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居世界第三位; 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达 29 项, 居世界第一位。面对如此众多的中华文明的瑰宝, 如何保存、保护、并完好地传给后人, 如何利用世界遗产名录、国家遗产名录以及地方遗产来对国民进行遗产教育, 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遗

① 参看 <http://www.environment.gov.au/heritage/education/index.html>

② Corbishley Mike, English Heritage Education: Learning to Learn from the Past. In Henson, Don etc (ed): Education and the Historic Environ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4 p68

③ Stone P. Introduction: Education and the Historic Environmen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Henson, Don etc (ed): Education and the Historic Environ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4 pp 2-3

④ Stone P. Introduction: Education and the Historic Environmen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Henson, Don etc (ed): Education and the Historic Environ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4 p3

⑤ Cope land, Tim.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Constructing Pasts. In Henson, Don etc (ed): Education and the Historic Environ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4 p35.

⑥ See Stone P. Introduction: Education and the Historic Environmen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Henson, Don etc (ed): Education and the Historic Environ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4 p4

⑦ Stone P. Introduction: Education and the Historic Environmen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Henson, Don etc (ed): Education and the Historic Environ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4 p5

产能让不可及的历史变得鲜活，而历史遗留物是可调查、可触摸的，通过历史之遗留物——遗产，产生一种力量使人们去积极思索、过去的人和事，思考过去的人怎样生活、怎样工作，为什么形成这样的文化。通过遗产进行教育也能够提供一种更全面的视野，它比纯粹由文档资源构建的历史更有趣、更直接、更真实。而且，如果人们通过遗产学习，懂得了历史环境的价值，他们就学会了去鉴赏，进而去保护它。“能够理解、支持遗产的公众群体在保护历史环境奋斗中是非常重要的元素。”<sup>①</sup>

如何构建遗产教育体系，根据笔者之管见：首先就是尽快对受教育人群和教育内容进行调研，然后形成一个从小学、中学、大学、再到职业人群为一体的切实有效体系。这就要求首先有一个达成共识的国家标准和程序；为遗产研究与遗产保护技术难题的研究提供资金；建立遗产保护技术数据的储存和传播的国家数据库来为公众服务；让公众了解遗产保护的预计的目标；让公众了解营销遗产地价值和遗产保护的策略；提供给每个人获取保护和改善文化遗产的知识、价值、态度、承担的义务、及技能；促进管理人员、专门人员、企业家、以及遗产地服务人员有关所有遗产的文化重要性的培训及继续教育；使研究人员的研究与遗产地工作人员的实际需要相结合，找出遗产保护的问题并提供合适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创立收集、储存、以及传播相关技术和科技信息的国家数据库。

一、学校教育：针对中小學生，设立相应的遗产教育课程，让他们走进遗产，了解遗产之于历史、环境、文化的关系。让学生在遗产中了解什么是遗产，是谁的遗产，遗产是怎样形成的，遗产的形成与当地的文化生活、历史、地理环境、风土人情、经济、政治以及环境保护有什么联系，使他们从遗产中获得一种经历。而且遗产的环境与背景也为学生创设了一种很好的学习氛围，为学生提供了一种比较的案例，使学生能在身临其境中去比较、去思考、从中也会感受到保护能带给他们什么益处，对一个地区的特色能够提供怎

样的当地认同和社区精神；意向和价值如何在遗产中形成、巩固或改变。充分利用图书馆资源，对于中小学遗产教育来说，博物馆也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场所，博物馆里陈列的文物、艺术品，不同国家、不同族种、不同阶级、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爱好、不同专业的人们都会从中获得教育、获得美的体验和研究价值。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自豪感也会面对如此璀璨的遗产而油然而生。

大学教育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因为这不仅涉及到青年一代对我国遗产保护的责任、义务，更关乎遗产保护的效率与效度。因此，对大学生来说，不应只是了解与鉴赏遗产，而是要针对专业学习有关遗产的一些专业保护以及相关领域的知识，如遗产管理者不仅需要研究经验，也需要职业训练，要考虑保护的体系并通晓原理，还需要学会分析广度、有用性、需要、机会及未来的发展、职业的需求等。当然，在大学以及高层次的研究机构将研究与遗产保护教育的目标结合在一起，提高学生们的认识程度、保护意识、专业水平、应用能力等显得尤其重要。

二、遗产培训：对于手艺人、经理、社区人员以及中小学教师也应加强相关培训；需要提供机会给研究者在遗产保护领域进行研究、理论开发及讨论；对于包括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建筑师、与历史研究有关的地理学家、规划者等的专业人员，他们需要了解他们学科范围之外的遗产保护的原理以及一般的管理知识；他们要有比较好的专业素质让他们能够意识到他们所保护的文化遗产的多方面的价值，这也是遗产保护的高等教育应该达到的水平。针对管理人员，因为他们的工作与规划管理以及日常管理有关，他们的价值以及保护的重要性会和土地使用的价值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们也需要一系列的符合他们需要的培训课程：遗产保护的基本原理和基础理论，文化资源管理的必需技能，如：规划、休闲研究、土地管理、博物馆研究、法律、管理学和自然界的保护。而高校对应的学科就应该学习以下相关学科的背景知识：考古学、建筑学、历史、规划、

<sup>①</sup> Stone P. Introduction Education and the Historic Environmen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Henson Don, etc (ed): Education and the Historic Environ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4. P2

管理、地球学、土地管理等。对于社区人事部门管理人员如规划者、当地历史社会人事部门人员、教师等也应掌握相关的知识：如国家历史或地区与当地的历史、遗产地的文件记录、以及检查程序、遗迹评估、保护原理和技巧、立法和相关的需求等。

三、少数民族遗产教育：对于少数民族的遗产保护机构来说，应该培养该民族的且了解该民族文化知识、历史、传说、神话、民族手工艺的传承人对这些来自该少数民族的材料进行管理并能够与他人宣传，讲解本民族的文化。给予少数民族原始技术和现代技术一样的价值，鼓励人们学习这些价值，同时，少数民族对现代技术的运用以及这种运用和他们的现代文化的联系应该被看成同等重要；一旦别的民族也能够理解到这些文化与知识的重要性，并能够欣赏、尊重这种文化与价值，本民族也会由此而产生自豪感进而能够更好地保护并更进一步发展该民族文化。

当然，以上这些需求的调查都要基于田野工作的研究，如首先要清楚遗产现场工作人员缺什么，才能在这方面给予加强；而对于管理人员，就要求他们对于理论与现场技术都要清楚。通过这些分析，理清相关需要，职业需求，同时，需要有一个部门来加强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际的进

展，处理来自实践前沿的信息，特别是结合遗产地管理人员碰到的以及高校遗产保护原理和实践的教学问题，这个部门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与技术工作以及进修教育体系联系，提供管理员及现场工作人员手工艺技术的相关课程，而且和大学的有关文化资源管理以及研讨会等相关的高等教育一起研究；在高校里，鼓励研究技术以及相关的研究，提供一个理论知识的核心以引领遗产运动的新动向。

总之，无论是我国政府致力推行的遗产运动，或是社会民众参与的热烈程度，还是高校遗产教学和研究的蓬勃发展，都显示出我国的遗产事业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即建立中国的遗产体系。作为遗产大国和遗产研究的后起之秀，我们有必要借鉴遗产保护和遗产研究发达国家的经验。而遗产教育作为遗产保护之根，更是应该必须首先完善的一个部分，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已经有了很好的遗产教育的经验，我们国家也有了一些自己特色，在遗产保护与遗产管理亟待呼唤优秀管理人才的今天，我们更应结合各方经验，培养各方面遗产的专业人材，以适应我国的需要。

[责任编辑] 宋俊华